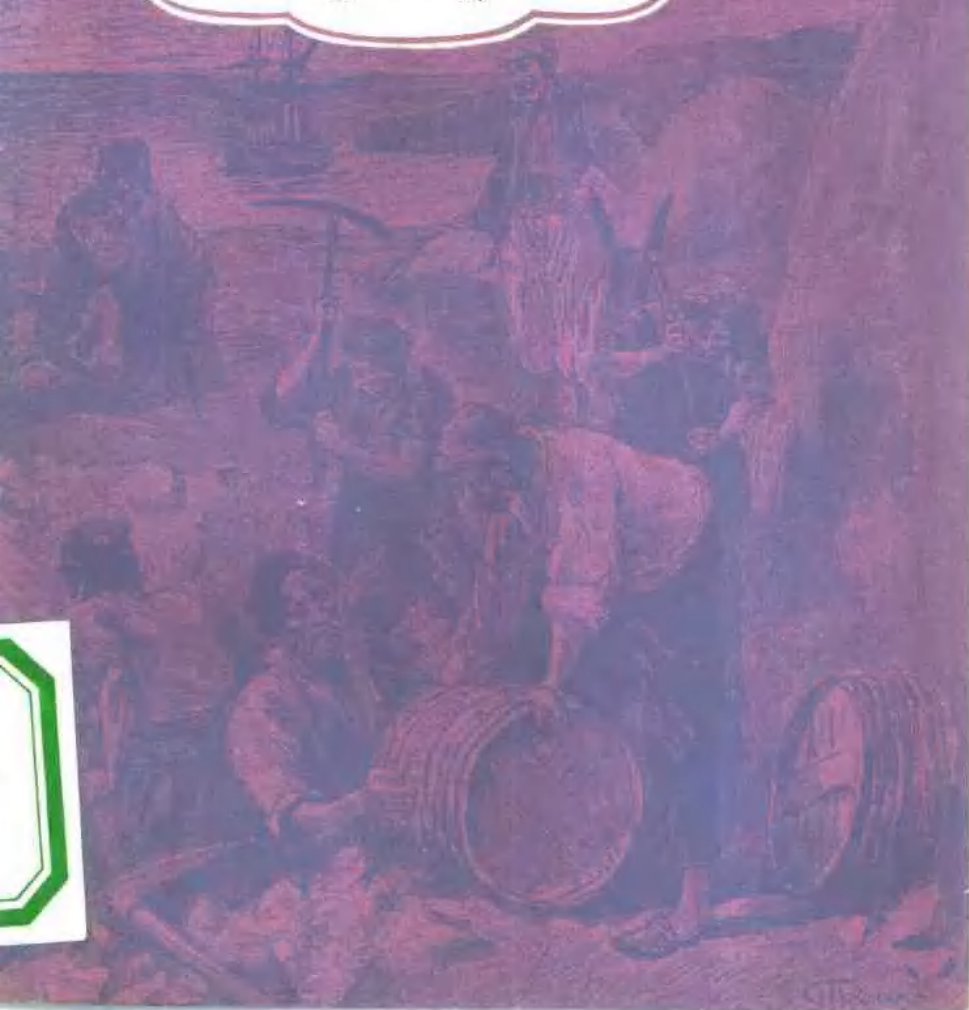


凡尔纳选集

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

第一部



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

第一部

儒勒·凡尔纳 著

孔昭宇 马河清 译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

第 二 部

儒勒·凡尔纳 著

孔昭宇 马河清 译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著 孔昭宇 马河清译

★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★

787×1092 1/32 13.75印张 256千字

198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0,000册 定价1.15元（共二册）

内 容 提 要

为避免自己的财产被强占，埃及富翁卡米尔·克总督将价值一亿法郎的钻石珠宝，秘密埋藏在一个无名小岛上。小岛的纬度，按照卡米尔·克的遗嘱，给了他的救命恩人——昂蒂费尔师傅的父亲，昂蒂费尔师傅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一纬度。为了获得小岛的经度，必须找到卡米尔·克遗嘱上提到的另外几个人：公证人勃·奥马尔，银行家赞布哥及苏格兰教士蒂尔考麦勒。每找到一个人，都得去寻找一个新的小岛，因此，昂蒂费尔师傅在好友吉尔达·特雷高曼和侄子朱埃勒的陪同下，历经艰难，几乎周游了整个世界。最终得到的只有一道模糊不清的几何题。青年船长朱埃勒与妻子爱诺卡特在偶然中解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然而他们到了答案指定的位置，却发现这个小岛也象崛起时那样已奇迹般消逝了。

JULES VERNE
MIRIFIQUES AVENTURES DE MAÎTRE ANTIFER
COLLECTION HETZEL
PARIS, 1894

第 一 部

目 次

第 一 章	一艘不知名的船，一位不知名的船长，为 寻找一个无名小岛，航行在无名的海 洋上.....	1
第 二 章	一些必不可少的解释.....	14
第 三 章	无名小岛变成了打不开的保险箱.....	24
第 四 章	昂蒂费尔师傅和吉尔达·特雷高曼驳船 船长是要好的朋友，但性格却不大一 样.....	35
第 五 章	吉尔达·特雷高曼难以完全顺从昂蒂费 尔.....	48
第 六 章	西方人和东方人初次交锋，东方人受 挫.....	62
第 七 章	一个性情暴躁的名叫纳吉姆的见习生强 加给了勃·奥马尔.....	76
第 八 章	一场无伴奏的四重唱，吉尔达·特雷高 曼欣然参加演出.....	89

第九章	昂蒂费尔师傅用红铅笔在地图上仔细地 标上了一个方位	104
第十章	乘加的夫的轮船“斯特尔斯曼”号从圣马 洛到塞得港	120
第十一章	吉尔达·特雷高曼说，他的朋友昂蒂费 尔可能会发疯	134
第十二章	萨伍克决定牺牲卡米尔克总督财宝的一 半，以便确保得到另一半	148
第十三章	驳船船长特雷高曼兴致勃勃地驾驶着 “沙漠之舟”	162
第十四章	昂蒂费尔师傅、吉尔达·特雷高曼和朱 埃勒在苏哈尔度过了令人烦恼的一 天	176
第十五章	万里晴空，朱埃勒帮他叔父观测方位	187
第十六章	事实证明，卡米尔克总督海上漫游时，确 实到过阿曼湾的水域	199

第 二 部

目 次

- 第 一 章 爱诺卡特曾收到朱埃勒的来信，信中叙述了以昂蒂费尔师傅为主角的种种奇遇…………… 213
- 第 二 章 向读者介绍一下另一位遗产继承人…………… 225
- 第 三 章 向昂蒂费尔师傅提出的建议太离奇古怪了，他拂袖而去，不想作答…………… 235
- 第 四 章 西方人和东方人展开了一场激战，结果后者取胜…………… 249
- 第 五 章 勃·奥马尔旱路和水路都经历了，可以权衡一下二者的利弊…………… 263
- 第 六 章 从波尼到阿尔及尔和从阿尔及尔到达喀尔一路上的见闻…………… 276
- 第 七 章 来到达喀尔之后，到卢安戈港之前，听到的种种议论和遇到的种种遭遇…………… 287
- 第 八 章 有些旅客不宜乘坐非洲航船…………… 298
- 第 九 章 昂蒂费尔师傅和赞布哥宣布，对他们栖

	身的小岛不侦察一番，决不离去……	312
第十章	垂头丧气的昂蒂费尔师傅和银行家赞布哥……	323
第十一章	对昂蒂费尔师傅和他的伙伴们来说，听蒂尔考麦勒神甫讲道实在索然无味……	338
第十二章	教士守口如瓶，想从他嘴里掏出秘密并不容易……	351
第十三章	这出悲喜剧的第三个角色，换句话说，那个“背信弃义的家伙”不见了……	365
第十四章	昂蒂费尔师傅又得到了一个签有双K的文件……	379
第十五章	爱诺卡特用手指随便划了一个圆，谁料到谜底却揭开了……	395
第十六章	欲知后事如何，且问几百年后的子孙后代吧……	412

第 一 部

第 一 章

一艘不知名的船，一位不知名的船长，为寻找一个无名小岛，航行在无名的海洋上

那是一八三一年九月九日的清晨，船长六点钟便离开他的舱室，登上了尾楼。

东方破晓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太阳的圆盘在缓缓移动，但还没有露出地平线，日出之前的折光划破了雾气弥漫的东方天际。长长的铺散开的光束抚摸着海面。在晨风的吹拂下，大海上荡起了涟漪。

经过一个宁静的夜晚之后，看来，白天将是个好天，是温带末伏过后，时而出现的九月的艳阳天。

船长在右眼上校准了望远镜，转过身子，向四周观察，水天苍苍，浑然一色。

他放下望远镜，操舵水手走进来，这是一个满口胡须的

老头，在他一眨一眨的眼皮底下，闪着炯炯有神的目光。

“什么时候上的班？”船长问道。

“四点钟，船长。”

这两个人讲话晦涩难懂，无论欧洲人，英国人、法国人也罢，德国人或其它国的人也罢，对此种语言都一窍不通，除非他常去近东的各个商港^①。这大概是一种土耳其语和叙利亚语相混杂的土语。

“没有什么新情况吗？”

“没有，船长。”

“从早晨到现在，一只船都没看到吗？”

“有一只，一只三桅杆的大船在大风里向我们靠近，我借着风势，一下子就把它甩得老远了。”

“你干得好。可现在呢？……”

船长聚精会神地环视着四周。然后，他大声喊道：“准备转换方向！”

值班人员都站起来，舵杆往下一压，前帆下边的帆绳便张紧了。与此同时，遇到了一只小船。船前进了一段，便开始向西北方向乘风驶去。

这是一只四百吨位的双桅帆船，它原是商船，稍加改造，变成了一只游船。船长手下有一个水手长，十五名船员。干活儿足够了。水手们身强力壮，水手短衫，无檐帽，肥裤，长靴，这会让人想起来东欧海军的装束打扮。

这只船的尾板上没写船名，在前部防板外部也没写，没

^① 指贝鲁特、的黎波里、塞得港、亚历山大等诸港口。

有挂旗。此外，为了避免向别的船只致敬或答礼，当瞭望哨一发现远处有船，它就改换航道。

这是一只海盗船吧？——在那个时代，在这一带水域，海盗还是常遇到的。——它是害怕遭到追捕吧？不是。要想在船上找到武器，那是徒劳的，一只冒险行盗的船是不会只有这么几个船员的。

这难道是走私的船，沿着海岸或串岛私贩货物？更不是。即使是最敏锐的海关人员来检查船舱，搬开货物，刺探货包，搜查箱子，也不会发现一件可疑的私货。说实在的，这船没带任何货物。在货舱放的是可够几年食用的粮食，几樽葡萄酒和白酒；在尾楼底下，有三只扎铁箍的橡木桶……，可以看出那是压舱用的，绝妙的金属压舱物，它可以使这只船满帆前进。

人们可能会想：那三只木桶装的是不是火药或别的什么爆炸品？……

显然也不是，因为当有人走进放有木桶的船舱时，没有任何必不可少的预防措施。

此外，对航船的目的地，对它遇到船只就改换航道的动机，对它十五个月来的进进退退，对它在这个时期，在这个海域时而满帆前进，时而缓缓而行，或者穿过内海，或者航行在无边无涯的大洋上，任何一个水手对此都无可奉告。在这不可思议的航行中，曾发现几块陆地，但是船长马上回避了。也曾看到几个岛屿，船长一个急转舵便离去了。在查阅航海日志时，人们会发现航线的变化是古怪离奇的，这绝不能用风向，也不能用天气的变化来加以解释。这是船

长和一个红光满面的人之间的秘密。船长四十六岁，头上长发直竖。此时，那位面色红润的人出现在瞭望台上。

“有什么新情况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没有，阁下……”船长答道。

他耸了耸肩，表示不屑一听，三言两语便结束了谈话，然后便走下瞭望台的扶梯，回到房舱去了。他躺在沙发上，似乎陷入蒙眬之中。虽然他纹丝不动，好象正在酣睡，然而并没有睡着。人们会觉察到，他大概正在为一个念头所困扰。

看样子，那个人五十多岁。他高身材，大脑袋，浓密的头发已经花白。满口胡须竟至和胸部的毛联成一片，黑眼睛炯炯有神。他的神态傲慢，但却满脸愁容，更确切地说是沮丧失望。他的傲慢态度表明他出身高贵。但是，从他的服饰来看，却又看不出来。他身披一件棕色的阿拉伯式的大衣，花边镶袖，饰以五颜六色的流苏，头戴一顶绿色的顶上有黑色橡球的便帽。

两小时过后，一个小伙计给他送来了午餐，摆在一张小桌上。小桌是固定在铺着厚厚地毯的地板上的，地毯的花纹图案绚丽多彩。他吃罢照着菜谱精心烹饪的菜之后，接着端上来的是盛在两只银雕的杯子中的又热又香的咖啡。然后，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只香烟缭绕的水烟斗，琥珀烟嘴叼在他那翘起的嘴唇和雪白的牙齿之间。在这馥郁的香气中，他又进入了梦境。

白天的一部分时光就这样度过了。双桅帆船在海浪中轻轻地摆动着，继续它那捉摸不定的航行。



他的神态傲慢,但却满脸愁容。

将近四点钟的时候，那位大人站起来，走了几步，停在迎着清风半开着的船窗前，向海面尽处望了望。然后，在地毯掩盖着的一块翻板前，停了下来。这块地板是活动的，用脚踏压任何一个角，都可以打开，这乃是这间房舱通向下边船舱的开口。

在下边船舱里，并排放着的就是已经提到过的那三只扎铁箍的木桶。他向那块活动地板俯下身子，停了一会，看到木桶似乎又使他进入了遐想。他直起身来，低语道：“不，不能犹豫不决！如果找不到一个无名小岛，把它埋藏起来的话，我宁愿把它抛入大海。”

他重新关上地板，地毯又铺在了土面。他便向扶梯走去，登上了尾楼。

下午五点钟，气候没有丝毫变化。天空抹着几朵淡红的云彩。在清风的吹动下，左帆上部微微倾斜，船后边拖着一条宛如绮罗般的白练，它和任性的波浪融合在一起。

那位大人慢慢地扫视着水平线，蔚蓝的大海衬托着弧形的天际。从他所站的位置，可以看到十四、五海里以外的一块不太高的陆地。但是，没有别的侧影突出在水天相交的地方。

此时，船长向他走去，迎接船长的仍是那句老话：“有什么新情况吗？”

接着的回答也是那句老话：“没有，阁下！”

那个人沉默了几分钟，然后坐在船后艙的一条长凳上。船长用一只颤抖的手举着望远镜，在风中踱来踱去。

“船长……”当那位大人再次观察了一下这一带水域

后，对船长说。

“阁下，您需要什么？”

“我要确切地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。”

船长取来大船方位的海图，把它铺在船壁的板桌上。

“在这儿。”他用铅笔指着一处经纬线交叉的地方，回答道。

“距离东边这个岛有多远？”

“二十二海里。”

“距离这块陆地呢？”

“二十六海里左右。”

“船上没有谁知道我们现在航行所处的水域吧？”

“除了您和我，谁也不知道，阁下。”

“连我们现在航行在什么海上也不知道吗？”

“我们早就甩开了各式各样的船只，现在连最优秀的水手也说不出这是什么海。”

“啊！我运气为什么这样糟呢，为什么我竟碰不到航海家所不能找到的一个岛屿？没有大点的，哪怕有一个小的，一个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礁石也就足矣了。我要把那些财富埋藏在小岛上。当来取的时机成熟时，几天的航行便可到达。……但愿这一天会到来！”

说完，他又沉默不语了，走到船前防板旁，倾身向外望去。深深的海水晶莹碧透，一眼能看八十多尺^①深。看罢，他骤然转过身来。

“好吧，”他喊道，“我要把我的财富交给这个深渊。”

“它将永远不会还给您了，阁下！”

“哼！我宁愿让财富沉没海底，也不愿让它落入敌人或不配得到它的人的手中。”

“那您就请便吧。”

“如果天黑前，我们还不能发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岛，就把那三只桶抛入大海。”

“遵命！”船长答道，并开始指挥转换方向。

那个人回到尾舱后部，抱肘倚在船壁板上，又陷入了那惯常的蒙眬状态中。

太阳快落下去了。九月九日这一天离昼夜平分线^①还有两星期，太阳的圆盘将偏西几度消逝，也就是落在刚刚引起船长注意的那个方位上。在这个方向，难道没有和大陆或岛屿相连结的海峡？既然在航海家十分熟悉，商船又经常通过的这个水域，方圆十五到二十海里内，地图上没有标志任何陆地，那么假设是不能成立的。那是否是一个孤岛，一块升出海面几米高的礁石，可以为那位大人作为埋藏财宝的地方？他费尽心机寻找到今天……。在这一带海域的准确的航道示意图上，人们看不到任何类似小岛和礁石的东西。

一个小岛，四周一定会有环抱的沙滩，缭绕的薄雾和海浪的回澜，它是不可能从海员的眼底下溜掉的，海图上一定会标上准确的位置。然而，根据他的海图，船长完全可以肯

① 原文是*piez*，法国古长度单位，相当于325毫米。（英尺相当于305毫米）后文同，不另注释。

② 一年有两天白天和黑夜是相等的，这两天叫昼夜平分线。中国农历节令称为春分（三月二十一日）和秋分（九月二十三日）。